

葉公超閒話外交

周
谷

由於誤會急召返國

葉公超先生於民國七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在臺北跨鶴仙去，悄然西歸，很多人為之惋惜。葉後半生雖位列間一品顯職，但早已無從積極表現他效忠國家的長才了。

葉於民國四十七年七月交卸一任九年的外交部長，八月調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九月赴任向美國總統艾森豪呈遞到任國書。葉送受先總統蔣公介石的知遇，赴任當天親赴桃園大溪角板山向總統請示辭行。總統除親自接見懇談外，還在行館門前目送葉大使登車赴任，對葉使此行的期望尤特殷切，寵眷已極。葉似有一死以報知遇的心情，所以到任後迭向總統陳述可行意見，對事故說敢言，對人敢批敢評，不計艱難險阻個人毀譽。

請兄立卽返國一行。」葉看情形至為緊要，即於十一日自華府啓程，因時差關係，十月十三日抵達臺北。在機場還受到駐西班牙大使黃少谷的女公子的吻頤禮，自信一、二日內即可返回任所。他當時還不知道，這是他一生從政治生活巔峯中，攜兩道金牌而回的最後一程。

葉公超在民國三十八、九年，國家極度危難期間，在外交上立過奇功。在駐美大使任上，正不眠不休，熱烈協助國家再造中興，不意在述職尚未返回任所期間，突奉令內調為行政院不法官務委員，成爲襄贊政務王大臣了。在職十七年後又轉聘為總統府資政，幾乎做了快二十年的朝中大老。葉一身大概除幾隻殘筆破紙外幾無長物，而善終任上，要不然真的恐難入土了。

葉公超是在國家患難中，出現的一個奇才異能之士。在他食祿已盡之後，民間特別懷念像他這樣一個不在乎什麼的人。歷史不會虧待一個好人的。葉在外交部長後期任內，我曾多次聽過他那歌謡、諷刺、率直、風趣有關外交的公開演說。而這些演講內容他經常變反復閒話，很受聽眾的歡迎。「葉公超閒話外交」即在藉天寶遺事，來追念這位内心寂寞的詩人外交家。

考試用人與福利金

民國五十年九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討論外蒙古入會案，有危及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葉雖非中華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但因任駐美大使

，奉令與美國務院為此案折衝尊俎，煞費苦心。

正當聯合國處理外蒙古入會案最緊張的時刻，可能出於政治上一時的「誤會」，葉於十月九日奉令「請兄立卽回國為要。」十月十日又再奉詔「

現今一個對老百姓認真負責的政府，有義務有責任及時把政治上任何重大事件的真相，源原本本自動公開說明出來，即使這項說明一時可能會產生不利政府的影響，那只是短暫的。老百姓仍然只喜歡一個說真話的政府。如果一味長久掩飾真相，動輒保持機密，無異自造罪孽，遺禍子孫。到了那一天，就會像大水氾濫一樣，再堅硬的堤防，霎那間也會被水龍王冲毀無餘的。

葉公超的神情儀態是中西文化所孕育出來的

。他的不懼、不憂、不在乎正是中國士大夫的骨硬之氣概。而其人處事不尚黃老之術，直道而行，忠於職守，公私權責分明，又把西方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早年喜愛莎士比亞，晚年却又戲遊樂府，成為一代化人。造物主總愛恩戲天下蒼生。

葉公超是在國家患難中，出現的一個奇才異能之士。在他食祿已盡之後，民間特別懷念像他這樣一個不在乎什麼的人。歷史不會虧待一個好人的。葉在外交部長後期任內，我曾多次聽過他那歌謡、諷刺、率直、風趣有關外交的公開演說。而這些演講內容他經常變反復閒話，很受聽眾的歡迎。「葉公超閒話外交」即在藉天寶遺事，來追念這位内心寂寞的詩人外交家。

拒於千里之外。因此，高考外交人員進入外交部服務的新人都特別多。大概葉是師法「袁皇帝」的作風。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外交部新任部長黃少谷舊任部長葉公超，於十九日在外交部交接。葉於七月十八日卸任前夕，約集部內同事在臺北市博愛路外交部五樓禮堂閒話家常，他說：

「我在外交部任常務次長時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創立福利金制度。當時有很多人懷疑這個制度的用意。王世杰部長也不以為然，總務司長陳英競也不贊成。我因為堅決要做，陳司長也只好敷衍我。他做事很負責，因此這一制度才算完全建立，基金有二十七萬美金，使得在部內的人得到不少好處。但在國外的人都不諒解，罵我葉公超扣他們的稅。」

「後來這筆錢在外交部撤退時發生很大作用。在廣州、重慶辦公用的房子租金，都是用福利金支付的。立法院、監察院罵我葉公超集體貪污。我的決定曾經當時行政院長閻錫山批准有案可查的。我對此事不予置辯，我只知盡力為國家做事。」

「後來英國承認中共，駐新加坡總領事館的一大筆錢，依照英國法律，無法寄回國內。當時商定用私人名義開一戶頭，再由華僑分批匯回來，使國家減少不少損失。有人還認為我私用戶頭，侵佔公款。我這一舉動違背了英國法律，並不違反中國的法律。

（一遷渝時，時昭瀛次長辛苦最多，也最負責。飛機上凡有私人的東西，都被時昭瀛一一摔下。有人將我兩管價值一千美金的獵槍帶上飛機，

的是沒有良心。八行介紹來的舅子、老表、女婿，我倆兒，我部長無法也只好照派。次長最難做，我也做過次長的。有人把次長當做狗，有人把部長當做打拳擊的，也有人把他當做神仙。這次離

為時昭瀛發現，問是誰的。說是『葉代部長的。』時說：『不管是誰的，凡是私人的，一律摔下飛機。』時昭瀛大公無私的精神令人佩服。』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檔案，早由軍艦運到臺灣。當這批檔案啟運時，我到南京下關碼頭，看運卷兵艦啓碇後始放心。我們外交部的檔案是很完整的。」

「外交部的大印是由時昭瀛保管。他無論到那裏，總帶着大印同行。所以外交部遷臺後，是第一個用原印的部會。有幾個部會沒有大印，急得無法找我葉公超，請我查檔案，找出他們原機關給外交部的公文。把這件有印的公文帶到臺北市延平北路，請刻字的人照拓一個。我們外交部的印還是老印。」

「外交部遷到廣州時，在最壞的一個地方辦公。有幾位負責人問我，外交部怎麼在這樣的房子里辦公，因為他們都是高樓大廈。我說國家到了這種地步，還能講這些。政府遷重慶時，有很多人都不願前往。我把外交部的同仁召集起來，對他們說，凡願隨同前往重慶的站在一邊；不願去的站在一邊。我問他們的理由都說家累，還有政治見解不同而離開的那就不必說了。因此，外交部遷到臺灣時只有六十多人。」

舅子。老表。女婿

「我當部長只苦了兩位次長。老實說當部長的是沒有良心。八行介紹來的舅子、老表、女婿，我倆兒，我部長無法也只好照派。次長最難做，我也做過次長的。有人把次長當做狗，有人把部長當做打拳擊的，也有人把他當做神仙。這次離

開外交部有很多人依依不捨，大概有幾種原因。有人對我說：『部長，你答應我外放，現在你要走了，是時候啦。』其實這是真情流露。我在外交部這樣多年，當然是有感情的。』

「同部辦事的人，應該擔任指定的工作。美國國務院若干助理國務卿及中國局長均外放大使。大使回院亦多擔任此種工作。我們大使回部也應該擔任指定的工作，如科長、幫辦等職務，大使仍然保留。這樣外交部才能永久生存下去，不然外交部要關門了。很多回部人員不願到某司辦公或不願去某司，說與某人意見不合，或司長認為不便指揮，有些人認為與司長同級不願在司工作，這是很危險的。」

「高考及格進部的或未進部的，都應該給以訓練。高進部的至少須訓練一年才能派用。高考及格的不是人人都是人才，是說他們有被訓練的資格，可以加以訓練。一般說來高進及格的對本國歷史文化有較深的認識。留學回國的，中國文化素養遠不及高進及格的。」

「過去在北京外交部時，常去北京俄文專修館，心中很瞧不起他們。其實俄文專修館的人，後來在外交部的貢獻很大。今天在座的還有一兩位俄文專修館的。現在部內辦的各種語文訓練班還不夠，應該設專門機構加以訓練，才能發揮更大的效用。」

「很多人在國外十年、二十年都未回國一次，也無法調動一次，這是有許多原因的。這些人在國外都已置產，或已得到博士學位，或正在得博士學位，工作環境已熟，關係也很好。如換一

一個新人，如能力不及的便是外交部的損失；就是能力比他好，至少要半年才能建立起與他同樣的良好關係。對於這些有能力、有關係的人員，調整頗為困難。……

葉公超部長於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在新舊任部長交接典禮上，除將前一天他對全體同仁講過的大意，再敘說一次外，在人事上還特別提出兩點意見供新任部長參考。葉公超自己說：「我在外交部做部長九年多，未下過條子用過一個私人、一個親戚，這是我平生引為最快慰的事。總務、秘書兩個單位的業務，亦應由外館回部人員擔任。因為外交部的總務與秘書業務與其他機關不一樣，不是什麼人都可以辦的。要具備外交經驗方能勝任愉快，沒有良好的學養與素養，如何能稱心如意。」黃少谷任外交部長一年多，部內重大事情都密電葉公超大使商洽。部內人事也沒有太多變動，只派了一位高教及格湖南武昌龍運鈞來任外交部主任秘書。黃在任內大體上仍維持外交部原有的優良傳統。

王雲五講的公道話

民國四十七年考試院副院長王雲五先生剛自出席聯合國大會及考察美國人事制度歸來，於二月二十六日應邀在外交部動員月會上演講。葉部長公超以下多參加聽講。王雲五先生首述美國外

交人事制度的形成及其演變經過，從紛亂的人事制度而到今天統一的人事制度，是多年形成的。

外交事務人員均須經過考試，始能成為職業外交人員。大意說過後，他首先讚美外交部的人事制

度。新人全是考試及格的，不像法官還有一道後門，即在法院作書記官若干年，即可保送至法官訓練所受訓。外交部則無此規定。他老人家還說

，他是旁觀者清，而且旁觀人的看法還是很公正的（聽眾笑），所以要為外交部講幾句公道話。

最後，他作了兩點有關外交人事的建議。高考外交官考試較其他類科為嚴，而錄取的比例很少。考試及評閱試卷時，均會告訴典試委員分數從嚴，口試佔的比例也很大，口試分數也從嚴辦理。口試等於考試的否決權，雖然學科很好，但口試差也很難錄取的。他說他主持民國四十四年及四十五年兩個年度的高考。外交官考試四十四年是九十分只錄取一人，比例較美國為高，四十五年只十三人中取一人，亦比美國為高。外交部歷次要我們對高考從嚴，實在已比美國為嚴，如果再嚴，恐無可取之材矣（聽眾笑），殊非外交部用人之道。

其次談到如何訓練這批新進的高考人員，他說外交部雖然不必成立一所學校，但不如設立一個班，正可利用大使、公使回部人員。因為他們地位太高了無法安排。授高考及格人員以語文、禮儀等科，對於外交部實在有很大的幫助。最後成立一個以外交部為主的委員會審查並訓練外放人員，因為外交官是代表國家的。

外交官還須中文好

王副院長雲五講完後，葉部長即席回答了王副院長的建議。他說：

「王老先生是冒充外行的內行。剛才王副院

長表示了公正意見，我也來表示點偏見。王副院長說要利用大使、公使來訓練高考及格人員，我看大使、公使也應該受訓（聽眾笑）。我們這裏的司長、科長都可以做大使、公使。有些人得到一個學位，不管是什麼牛津、劍橋、哥倫比亞或是臺灣大學、什麼師範大學，在我看來都沒有什麼學識，不能辦什麼事。高考及格的程度太差，不是考試不對，而是臺灣的大學程度太差，把高考降低了。

「我部長不喜歡敎訓人。部長敎訓部長是有（聽眾笑）。外交部的人光是英文好是沒有什麼用的，這是我們的經驗。有幾位出席國際會議的代表英文很好，中文太差，結果出了很大的毛病。所以外交官特別要注意中文的修養，其次才說得上外國文及其他學識。外交官的家世也很重要，他的氣質就是由他的家世淵源而來。很多人來看我，一進門我就料定十分有關他的個性及修養，這些都是由家世影響而來。

最不喜歡打小報告

「我們外交部最不喜歡人家打小報告。我們駐外人員很多不研究當地語言，以致情形不熟。我在希臘訪問時，第二天早上八時打電話到大使館，人未上班，九點人還未來。後來我問館員，昨天我發表演說，雅典報紙的反應如何。他回答說：『洋雇員沒有來。』（用四川話）再打電話到武官處，他也說洋雇員沒有來。問他洋雇員是誰，原來是一個人。像這樣怎能辦外交。

「我當了八、九年外交部長也嘗厭了，也不

在乎，所以我說話是沒有什麼顧忌的。我向總統推薦大使、公使，從來沒有被否決過。其實各部長與總統的關係都是一樣，不過外交部長稍微特別點。在這幾年中就我記憶所及，總統經過行政院長祇向我提出過兩位大使。

內調不幹被罵神經

「這幾年外交官待遇太低，很多人不願回國。每次調人回部，我都不讓兩位次長知道，親自寫信勸他們回國。他們把算盤一打，向太太請示。太太說回國後要貼多少，不行，這樣貼不起。」

最後罵我一句「葉公超有神經，辭職。」（聽衆笑）因為待遇太低，我也沒有強迫他們回國，只好准他們辭職。所以每次調部的人員回國來看我時，不論他們職位高低，我都起立迎上前去歡迎他們，安慰他們。他們能回國是很難得的。而每次外放的人向我辭行時，我照例問外放什麼地方，好囉！愛理不理。我葉公超不是傻瓜，外放是我派的，難道不知道，還要問他。人人都想外放，外放等於餓鬼升天堂，跳出火坑（聽衆大笑）。王副院長的意見很好，我們應該採納。」

大搬家調動百餘人

葉公超當天的演講，會受到包括王雲五副院長在內的聽眾們所熱烈歡迎。由於葉談話一向真誠、坦率、幽默，一片書生本色，這也種下了他後半生的命運。葉任駐美大使後，辦理大使館官員與外交部內外互調、新陳代謝，特呈請外交部將館內一些任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上的資

深館員調部歷練。使館參事崔存璘等都在這個時候調動了，外交部長黃少谷為此於民國四十八年二月二日專函蔣總統介公夫人，解釋內外互調的用意及借重崔回部服務的用意。

民國六十年三月駐美大使周晝楷回國升任外交部長後，雷厲執行內外互調，一夕數令，調動人數多達一百餘人，其中有些人還到任不久。內外震驚。不久他自己因魔鬼問題，失去了多年經營、一生喜愛的外交部，走向魔鬼不敢接近的天主聖地。

外國人看我外交官

葉公超在駐美大使任內，於民國五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回國述職之便，曾應邀同外交部講自定題目「外國人眼中的中國外交官」。他對留學生服務外交界也有適切的批評。他說：

「今天回來應邀演講，我不知道該講什麼。總覺得有一個題目比較好。今天就以外國人眼中

的中國外交官為題，來隨便談談。我們外交部的組織，是從總理衙門一直演變而來。陳之邁大使的尊翁與先叔同時供職總理衙門。部中還有一位老總理衙門的陳繼榮先生，他現在至少有七十多歲了（台下外交部人事處長黃克綸說陳已過世）。之邁先生的尊翁與先叔同是四個簡任秘書之一。今天外交部還是只有四個簡任秘書，乃係沿襲總理衙門的舊制而來。陳老與當時荷蘭駐華公使，人能走方步，儀表堂皇有能辦公文的才能便算合規。」

「這個時候有一、二批留學生自國外學成歸來，派在總理衙門辦事。由於他們的中文根底太差，又不是科舉出身，很受同僚冷眼。政府不得不賞給他們一個『賜同進士出身』的金招牌。這便是洋進士的由來。因為他們對國情不熟，始終未能發生作用。」

「總理衙門的組織與英國外交部差不多，尚書只管政策，一切普通事務由侍郎全權決定。拿現在的話來說，非政務性的完全由常務次長決定。極機密的文件，由尚書直接與軍機處洽辦奏明皇上。他可以讓侍郎知道，也可以不讓侍郎知道。這種組織很健全。」

葉公超說：「我是一九二五年考進北京外交部當翻譯。當時的考題只是英文，北京晨報的一篇社論。沒有固定的薪水，連雇員都不如，論字給錢。所翻譯的都是中英文報紙的社論。我那時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教書，很想多找幾個學生多翻一點。可惜由於章程的限制，最多每人每月只能翻譯一萬字。與我同時考進的現在還在外交部任職的有黃克綸、潘蕃蓀，都派在條約司第三科辦事。科長姓陳，幹了一、二年才升爲科員。」

「那時有很多留學生回國。由於老資格的人太多，很多博士回來，也不過是一個科員。到了民國二十幾年這種情形才略有改變，博士回來可

以做到科長或幫辦了。我對留學生有三種分類。第一種在國外不讀書，回來以後專走路線，到處活動，尤其是內線活動特別起勁。第二種是國際法研究得很好，可是案件不會處理。第三種是回來以後埋頭苦幹，不下十年功夫居然也出人頭地。第三種人我最佩服。

袁世凱顧維鈞往事

「據說有一個留學生回國考試的笑話。當時

北京外交部對留學生的任用，總要考一考才成話。一次考試一共考了二十個字，由主考吟英文，應考者寫出中文即可，據說外交界老前輩顏惠慶，把鼻字的鼻的草頭，竟然寫在上面。所以後來對

留學生回國工作的，都給他們一個外號叫『草字頭的』、『倒鼻子』，我想這個人不是顏惠慶。顏老的程度是很高的。不過大家一直是這樣的傳

說。
「從前袁世凱的秘書長梁士貽曾對我講過一個值得效法的故事。他說袁世凱當政時，對起用青年外交人員特別注意，要梁士貽擬一個名單。梁從同國的留學生中草擬了一個名單，有的同國已一、二年，有的才回來幾天。一共擬了一張十七人的名單。這時候孫寶琦擬了一個條陳，認為留學生不能用，如要用也要加以幾年的訓練才可以。孫要梁轉呈給袁世凱。梁看了後連說這個不行，剛剛與袁的思想相背，快點歸檔。恐怕這個案卷還存我們的舊檔中。」

「梁擬的名單第一名是顧維鈞。那時顧才二十三歲。因為指定要選年輕的，所以名單的順序

是姓名、年齡、籍貫。袁要梁多注意北方人才，不可將外交讓南方人辦去了。最後才是學歷。梁

在顧名下加一注『顧字少川，係唐少川之婿』。袁看後立刻對梁說這個不行，女婿的名字怎能與丈人一樣，叫他快把名字改了。並且立刻叫梁把名單送外務部擬任。袁召見後顧派駐墨西哥代辦

「船抵金山時，適駐美代辦出缺，就電令顧到華盛頓就任，不必到墨西哥去了。二十幾歲就做代辦，還能說不年輕。這批名單中知名的人士

也很多，如刁作謙便是（按刁是前清進士，翰林院編修，歐洲留學生總監督，第一次大戰和約委員會秘書長、清華大學董事長、駐外公使等職）

喜用土產要求公平

「我用人還是喜歡用土產。至少這批人受過中國文化較高深的教育，其次願意用留美的，再其次是留法的。在座有沒有法國巴黎政治大學的學生？我做常務次長時，取消了中央政治學校（按即今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外交系畢業生，不經考試直接進入外交部服務的辦法。因為當時唯有中政校的畢業生，才可以不經考試進入外交部，其他各校畢業的都被擋於大門之外，這太不公平，也無法吸收更多的人才。現在，在外交部服務的還有不少中政校當時進來的學生。我記得當時中政校的教育長是程天放博士。各種人才都應該吸收，海外的也應該包括在內。」

「我在外交部後來做參事兼代歐洲司長時，覺得有點生。有一天我去看吳稚暉先生，談起這個問題。他問我是那一種生，是怕生還是欺生。怕生就不必了，欺生也沒有關係。你有沒有到過林子裏去。我回答他說當然去過。他說一個人生到一個鄉村裏去，沒有不被狗吠的。這很對，留學生回國沒有經過正途出身，在外交部位居高位，別人心裏總有點不平，當面不好講什麼，背後總是『嗯！』的一聲，使你受不了，這真不是味兒。好在生人到鄉村裏，總會被狗吠的。」

賈德幹吉田茂之言

「我到英國去時，曾會見過前任英國駐華大使賈德幹，那時他是英國外交部政務次長。見面時間談了一陣，談起中國外交官的工作精神與能力。他說據他看，中國外交官應居世界第一、二位。後來又與英國駐華專員前任駐華大使蘭姆生晤談，他也十分讚美中國的外交官。美國國務院的官員私下對我說，中國外交官的素質至少居世界第五位。」

「到日本時，我與日本首相吉田茂閒談。他說中國外交人才，實在了不起。我們知道吉田是外交家出身，而在中國很多年。他對我說日本外交官不到過中國做事，不可能做到很高的職位。現在日本有名的外交家，那一位不是從領事秘書幹起來的。他問及我國的十多位老外交人才，現在還在不在外交部。我告訴他現在仍在外交部服務。他點頭說：『這很好。中國外交人才了不起，他們的素質不是世界第一，就是第二。』吉田

密的組織，恐怕中國在義和團事變以後就完蛋了。」我們外交部的組織和處事程序，仍然是因襲總理衙門而來，它的素質高出各部之上，甚至在總統府之上。……

挑葱賣蒜的也登上了九五之尊。他們又有什麼家世呢？

十七年後再到華府

這幾段葉公超閒話外交，只不過記錄了他個人對外交工作的經驗和看法。至於他說外交人員氣質是由家世淵源而來，這正表示葉公超的一些思想，還仍保有中國舊封建文化傳統的餘緒。中國有些帝王始祖出身和尙、滾龍、無賴，還有些

民國六十七年元月八日，是葉公超自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任內回國高就後，十七年來第一次來到華府，美國政治環境人事異動，一切對他都早已陌生了。那天上午他是自北卡羅來州探視吳克教授後來到華盛頓。他在駐美大使任內時的許多

老朋友以及他的舊識譚紹華、譚伯羽、崔存麟等二十多人晚上聯合歡宴他。席間他簡短說他近年來的平淡生活，還略談到民國三十八、九年外交上的險惡情事。一個人老了只有回憶是無聊的。那天他還與我閒話片刻，談到一些外交界前輩。那次他給我的印象，他確實身體、思想都老了。離開了他大半生喜愛的外交生涯，十多年來雖還挺得住，但已逐漸消失了他當年那一股豪邁逼人的英氣。老兵不會死，會逐漸凋謝的。（完）

中外文庫

前
葛
亮
傳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陸拾元

鐵血精神忠傳喬家才著全書五百餘頁
戴笠史事彙編定價台幣160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

編 定價台幣 160 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 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

。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精心傑作，內容精彩，百讀不厭。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基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尅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蹤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祕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翼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域、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頭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共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篇篇精彩，感人至深，歡迎購閱。

本書共分九章；一、家世和生平。二、立志、爲學、交友。三、輔劉興漢。四、政治三策。五、軍事奇才。六、聯吳外交。七、五月渡瀘的收穫。八、偉大的人格與美德。九、對他的正確認識，附王成聖「諸葛亮的志業」內容精彩，篇篇可讀。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頁三十九見文)「圖插交外話間超公葉」

葉公超(中)與鄭彥棻(左)郭寄崎(右)閒談時留影。



葉公超(左)早年陪同行政院陳誠院長(右)在松山機場迎接外賓時留影。



葉公超(左)早年與白崇禧(右)一同打獵時留影。